

• 陈周昌 著

中国古代八大名媛



中国古代八大名媛

陈周昌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

(西安长安路32号邮政编码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轻工业厅印刷厂印刷

78.7 × 109.2毫米 开本32 印张6.875 插页140 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,000

ISBN 7-5418-0275-1 / K · 60

定价: 3.60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根据历史故事和传说，生动地描写了王嫱、貂蝉、柳姬、莺莺、飞烟、霍小玉、女英、杜媼等八位美貌佳人。她们有的是帝王后妃，出身高贵，有的沦落社会下层，地位卑贱，但人物命运和爱情生活都曲折多变，在悲欢离合中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，结局常为人始料不及，表现了古代女性高尚的情操和美的芬芳，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作品。

中国古代八大名媛

目 录

王 嫱	1
貂 蝉	13
柳 姬	68
莺 莺	76
飞 烟	109
霍小玉	121
女 英	131
杜 媵	193

王 嫱

淡淡的云，轻柔的风，朦胧的月色，冷清清照着汉元帝的后宫。

沉郁悲伤的乐曲，如泣如诉，叫人心碎。在这深沉的夜里，王嫱怀抱琵琶，轻轻地弹着，有几份忘情，有几份陶醉。

这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美丽姑娘，两年前被皇上的选妃使臣带进宫中。她肌肤微丰，身材适度，一双又黑又大的星眸，在细嫩若凝脂的脸盘衬托下，显得光彩照人。选妃使臣被她的娇艳震惊了，她理所当然地一下子被选中。

人们赞叹着议论着，作为皇帝的妃子该有多么荣耀！可是，她却被揪心的痛苦煎熬着。她根本不愿意去作什么皇帝的妃子，她有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。她爱说爱笑，天真烂漫。农家女子，什么活儿都干，自幼就和同村的陈三郎耳鬓厮磨，两小无猜。他们在一起放牛时，谈心事谈理想，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。那一年春天，匈奴的骑兵南侵，边防吃紧，朝廷下令征兵，陈三郎找王嫱商量：

“我想去从军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这么做！”

“你不高兴？”

“我怕我们会再也见不着。”

“好男儿为了国家当战死疆场，如果我战死，只要你心里想着我，我也就不枉此生！”

“我会永远想念你的!”

“你同意了?”

“去吧。不要忘了捎信回来。”

血气方刚的陈三郎，离别了心爱的姑娘，奔上了杀场。

她被选为皇帝的妃子，把她和陈三郎活活拆散。她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，悄悄来到了长江边，想跃进清波了结此生。可是，她被选妃使臣的侍从们救起了。

她入宫之后，成为一名爵位很低的宫廷女官。汉元帝的后宫里，有佳丽三千。众妃子忘穿秋水，希望有幸陪伴君王一夜。可是，多数人连看皇上一眼的机会都没有。王嫱对这种寂寞的后宫生活却感到一丝安慰，她觉着守身如玉才能对得起正在沙场的陈三郎。陈三郎是她的希望，是她心中的明灯。从此她变了，变得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。

半年前，陈三郎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。她一连哭了几天几夜，直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眼泪流干了，身上的血液似乎也快烧干了。心成灰，人憔悴，她感到生活对她太残酷。为了打发时光，她以琵琶为伴，它为她消愁解闷，陪着她苦度流年。

她不曾料到，幽怨的琵琶曲会给她带来灾难。深得皇上宠幸的吴贵妃，是个妒嫉心极强的女人，她很久以来就有种担心：美若天仙的王嫱，一旦被君王发现，必然会受到宠爱，果真如此，她就要受到冷落。

按照当时后宫的规矩，皇上夜里幸临哪位妃子，是根据她们的画像来确定。在皇上看来，画像美，人必定长得漂亮。

吴贵妃用重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，令他为王嫱画像时

作了手脚，故意把她画成一个相貌平庸的女子。所以入宫两年，皇上从未光顾过她。现在，王嫱那不时响起的琵琶曲，说不上什么时候会引起皇上的注意，皇上若见上了她，吴贵妃不愿看到的事情就会发生。

浓眉大眼脸若银盘的吴贵妃，是位燕赵佳人，她以心狠手辣闻名后宫，连忠厚的王皇后都惧她三分。每当她听到王嫱所弹奏的琵琶曲都让她好一阵心颤。她转动着眼珠子，思索对付王嫱的办法。于是她召见了画师毛延寿。

宫廷画师毛延寿，为人机诈，十分贪财。他在宫廷供职十多年，专门画妃子们的肖像，提供给皇帝作为选择临幸对象的依据。那些渴望得到君王宠爱的妃子们，总是尽其所有贿赂他，请他把她们画得漂亮些，就能达到使君王幸临的目的。他依仗自己的这种权力，聚积起了一份可观的家当。他很早就和吴贵妃有特殊的关系，成为她的心腹，在宫中更加肆无忌惮。此刻吴贵妃召见她，必有大事相商，他急匆匆走来见她。

“参见贵妃娘娘！”

“免礼。坐下说话。”

“谢座！”

吴贵妃把对王嫱的担忧告诉了他，希望他想个法儿处置她。毛延寿迷起一双细眼，捻着稀疏的胡须，挖空心事地想主意。

“请问娘娘，她从何时弹起了琵琶？”

“约有半年。”

“以前弹过吗？”

“似乎很少弹。”

毛延寿心里有了主意。他告诉吴贵妃，音乐是传达人的心思的，曲子这样悲伤，一定是在这半年当中，王嫱有了心事，只要严词拷问，逼她供出实情，就不难处置她，以后也就弹不成琵琶了。

吴贵妃明白后宫里女人们的心事。她们心中幽怨，常常感到寂寞，那是因为不能见君王面所形成的畸形心理。可是，王嫱却有些不一样。听人说她对不能见君王悄悄感到高兴。她并不羡慕这高贵豪华的宫廷生活，她希望放她回家去。那么，她的幽怨和寂寞另有原因，不是明摆着有男女私情么？

吴贵妃令人将刑具一件件摆在王嫱面前，要她召出男女私情。胸怀磊落的王嫱毫不畏惧，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私情。王嫱：“贵妃何必这样大动干戈。要我召认什么，我不会不说的。”吴贵妃：“你夜弹琵琶，情寄何人？”王嫱：“村人陈三郎！”吴贵妃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王嫱：“他已经为国捐躯在沙场！”

吴贵妃感到泄了气，无趣地低下了头。本来她指望王嫱供出情夫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她处死。可是，她怀念的是一位为国战死边关的将士，这让她怎样处置她呢？不过，她不能手软，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，她要把她送进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：打入冷宫。

王嫱被打入冷宫，度日如年。连她弹琵琶的自由也被剥夺了，面对黑洞洞的牢房，分不清月圆月缺，白天还是夜晚。她云鬓散乱，衣衫不整，眼中闪烁着凄清的光芒。她恨这个误人青春的宫廷。有朝一日她要是能离开冷宫，她要走出皇宫去过自由人的生活。

王嫱的小姐妹李萍，是从江东选来的妃子，她聪明美丽，温柔善良，她们是一对知心朋友。王嫱被囚禁冷宫后，李萍很是着急，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，宫廷总管将送饭的差使交给了她。但是送饭人不允许同囚犯见面，只能把饭篮子用绳索从天窗吊下去。于是，李萍把宫中的重要消息写成绢书，放进饭篮中传递给王嫱。

正是在王嫱与外界隔绝的这些日子里，朝廷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。朝廷与匈奴单于争战了三年以后，终于停战议和了：匈奴方面保证以后不再南侵，但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希望汉朝选定一位公主或妃子嫁给单于为妻。汉朝从建国之初，就有同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亲的先例。匈奴单于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汉元帝照例批准了。

但是，选谁去嫁给匈奴单于呢？一刹时，后宫中为这件事闹得沸翻盈天的。远涉绝域，去饮血茹毛，经受漫漫黄沙的吹打，和一位异族人为伴，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，再也回不到故土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众妃子人人提心吊胆，生怕被选中，让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。就是死，也不能嫁给匈奴单于，有人已暗暗作好了自杀的准备，一旦被选中，就自己了断，免得去异域作孤魂野鬼！

吴贵妃心中暗暗高兴。把王嫱嫁给匈奴单于，让她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她的眼中钉从此就可拔掉，在这后宫里再也不会有人和她斗艳争宠，她的地位就永远不会动摇。她知道决定谁去，宫廷画师毛延寿最有建议的权力，只要他拿出王嫱的画像，经皇上批准圣旨一下，就万无更改。

雄伟壮严的未央宫，朝臣们鱼贯而入，站立丹墀两边。汉元帝独据龙床，召见朝臣，商议和亲的事。这位至尊无上

的汉朝皇帝，虽然已经过不惑之年，由于保养得很好，依然脸色红润，丹凤眼微微眯着，剑峰似的双眉，给人以威严的感觉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威严君王。可有谁能知道，汉元帝竟是一位色厉内荏的风流天子。他性格软弱，随和多变，常常遇事拿不定主意。他向朝臣们宣布了两国停战议和及匈奴要求赐嫁的事后，询问朝臣该怎么办？

朝臣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汉元帝心中有些烦恼：要选一位公主去，他感到难舍骨肉之情，即使自己答应了，她们的生母未必愿意，他不忍心看见她们哭哭啼啼的伤心模样。选一位妃子去，长相差的匈奴单于未必中意，长相好的妃子，都是他的心头肉；他心里舍不得。他生怕有人提出他的心爱妃子去嫁人，所以烦恼中又有些不安。

毛延寿笑迷迷听着大家的议论，不置可否。他知道不到关键的时刻，不要轻易说话，等到该他说话的时候，就要一锤定音！昨天晚上，他已经将王嫱的画像作了修改，比以前的画像看来是漂亮多了。但仍在她那一双动人的眼睛上作了手脚，因为他既担心皇上怪罪，也害怕皇上知道了她的美貌反而会留在自己身边。

汉元帝扫视群臣，看见了毛延寿：“你看谁去合适？”

毛延寿急忙跪下启奏：“臣以为后宫妃子王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这是她的画像，请陛下过目。”

“呈上来！”

内侍从毛延寿手中接过画像，呈交给汉元帝。汉元帝展开画像仔细观看，觉着面生得很。他在脑中尽力搜索，幸识过的妃子中，似乎没有这个人，他感到放心：

“王嫱是哪里人氏，多少年纪？”

“是秭归县人，现年十八岁！”

“好吧。待朕召见后再下诏！”

听见皇上说要召见王嫱，毛延寿有些着急。他去后宫找吴贵妃，吴贵妃也有些慌了手脚：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

“臣下已经尽了力。事到如今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这时后宫总管笑呵呵走了进来：

“禀贵妃娘娘：这是王嫱自求嫁匈奴单于的奏疏，娘娘愿意看看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后宫总监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

“她自愿远嫁匈奴单于？”

“完全出于自愿！”

“太好了。赶快把她放了出来。”

“尊命！”

吴贵妃和毛延寿好一阵开怀大笑。

王嫱上疏自求嫁匈奴单于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在后宫引起极大的震动。后妃们议论纷纷，众说不一。有人说她是犯傻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竟甘心 and 异类为伍，去过那种举目无亲满眼荒凉的凄清岁月，怎能受得了？有人说她是出于一时气愤，因为得不到皇上的宠幸，才铤而走险的。也有人说她是看中了匈奴阏氏（王后）的地位和权势，才这样做的。一天下午，李萍来到王嫱的住处，把人们的议论告诉她。李萍感到不平，也有些不解。

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求嫁匈奴单于？”

“好妹妹，连你也不明白我的心啊！”

王嫱长叹一声，道出了肺腑之言。她和陈三郎青梅竹马，相爱很深。皇上为了自己的欢乐和幸福，把她们活活拆散，她极不情愿地来到后宫。她希望有那么一天，能够出去和解甲归田的陈三郎长相厮守。可是陈三郎战死沙场，永远也回不来了，她肝肠寸断，万念俱灰。在极度绝望中，又遭到吴贵妃的诬陷囚系冷宫，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乐趣。但是，她不能死，要活给那些不让她活的人看看。当她看见李萍传递进来的那张赐嫁的绢书，反复思索了很久很久：战争，夺去了陈三郎的生命，她不愿看见更多的人被战争夺去生命，不愿看见更多的恋人们被活活拆散。停战、讲和、赐嫁，也许能换来人们的安居乐业和家庭幸福，所以她愿意挑起这副担子，使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活得幸福，她的夙愿也就得到了满足。

李萍被深深感动了。王嫱的心似一块透明的水晶，没有私欲，没有杂念，识大体顾大局，比谁都站得高看得远，说她是女中豪杰，实在并不过份。她们平素亲密无间，什么话都可以谈，她必须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。

“这样做，是不是牺牲太大了？”

“这种牺牲是值得的！”

“听说那里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叫人觉着可怕。”

“其实并不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可怕。入宫之前，曾听到从战场上归来的村人说过，那里是一片大草原，夏天和秋天，像一片碧绿碧绿的广阔海洋；冬天积起白雪，又似一个白茫茫的水晶世界，牛羊肥壮，水草丰盛。那些匈奴人在不

打仗的时候，白天骑马驰骋在大草原上，晚间烧起篝火，载歌载舞，活得自由自在，不知比我们的后宫要好上多少倍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那还真是块好地方啊！”

“妹妹愿意同我一道去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李萍还没有想过。她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在她的眼中，王嫱就是自己的亲人。要是离开了王嫱，她的生活就会黯然失色。既然王嫱决心已定，自己何去何从，须很快抉择。是的，王嫱说得对，在这高墙大院的深宫，永远也找不到幸福，能和王嫱相依相伴就是幸福。她是个性情直率的姑娘，一旦作出选择，就义无反顾。

“我愿意随你同去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她们激动得流着泪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吴贵妃利用王嫱的那道奏疏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说服了汉元帝，在正式召见王嫱之前，下了一道诏书：“敕封王嫱为昭仪，赐嫁匈奴单于呼韩邪。竟宁元年正月。”

汉元帝在长乐宫召见王嫱。

王嫱仪态万方地走进大殿。汉元帝远远看见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段，早已感到诧异。走近前行过大礼抬起头来，竟让他大吃一惊，后宫三千佳丽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！说她有倾城倾国之貌，当之无愧。他凝神细想：确实从不曾见过她，为什么这样美貌的妃子，他竟然无缘消受？他呆呆地看着她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，只有王嫱如广寒宫中走来的嫦娥，让人目眩神摇。

王嫱看见汉元帝的这副神态，心中产生了一丝怜悯。他虽然贵为天子，仍不免受臣僚和妃嫔的愚弄，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她和他相见。如果他早已和她见面，今天的这一切便不会发生。他可能会后悔，可他难以收回成命，诏书下达木已成舟，只好徒喊奈何！

吴贵妃和毛延寿互相交换着眼色，捏着一把冷汗。王嫱稍稍打扮，比他们想像得还要俊美，如果把她比作光芒四射的满月，后宫的妃嫔只能算作闪烁不定的小星星。难怪皇上见了会这般痴迷，这样动情。显而易见，他是后悔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反悔，如果王嫱留下了，那整个后宫的宠幸就会集于她一身，将出现最坏最坏的结局。

汉元帝陷进了感情的波涛里。王嫱真是太美了，用尽世界上最美好的词句，也难形容出她的万分之一。他平素柔情密意，怜花惜玉。今日看见王嫱，他才知道，事实远非如此。如果要和王嫱在一起，才能算不虚度一生。

他向前走了几步，随即又停下来。尊贵无比的君王，不能在臣下面前失礼。他不得不收束遐想，调整情绪，保持君王的体面。强烈的感情稍为平静后，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脑中出现：她为什么一直未能和他见面？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看毛延寿，再看看吴贵妃，见他们有种不安和恐惧的神情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“你上疏求嫁匈奴单于，可是出自本意？”

“臣妾完全是出于自愿。”

“你可知身入绝域，便永无归期？”

“臣妾为了朝廷和黎民，情愿永远居住在那里！”

“天子一言既出，天下谁敢不尊？臣妾以为皇上是不会反悔的。”

“朕果真希望你留下来陪伴我，另外选宫妃赐嫁。”

“皇上如果失信于天下，又是为了一个女子，会失去人心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群臣纷纷伏地启奏：他们恭请皇上不可收回成命，失信于天下。因为诏书已经下达，匈奴单于的迎亲仪仗一月前就出发了，距离长安不远。为了一个女子，使两国失和，干戈再起，就会危及社稷。何况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招致亡国的教训已经不少，他们希望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不要重蹈前朝覆辙。

汉元帝无可奈何地挥一挥手：“都起来吧。成命难收啊！”一股无名怒火烧灼着他，他恨恨地下达了两道诏令：一道是把吴贵妃降为才人，永远不得再侍奉皇上；一道是把犯有欺君之罪的毛延寿废为庶人，永远不准起用。

迎亲和送亲的仪仗，整齐地排列在宫门外。匈奴单于呼韩邪春风满面地同汉朝君臣告别，汉元帝眼中闪着泪花挥手和王嬙告别。王嬙在李萍的陪伴下，缓步登上了长行的毡车。

汉元帝：“呼韩邪单于：朕把举世无双的美人嫁给了你，你可知足？”

呼韩邪：“谢陛下的恩德！我要永保北方边界的安宁，以此回报陛下。”

“你一定要善待你的阏氏，要是委曲了她，朕不会依的！”

“请陛下放心。我决定封她为宁胡閼氏，让她永远安康！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再一次谢陛下！”

车轮滚滚，烟尘朵朵。王嫱揭开毡车的帘子，留恋不舍地看着窗外。李花未落，桃花又开了，杨柳也吐露出新芽，道路两旁，是一片姹紫嫣红。

王嫱：“我们还会回来吗？”

李萍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王嫱：“没有。”

李萍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春天啊，春天真美好。